2025.6.30 星期一
主编｜徐珊珊 版式｜陈海冰 检校｜招志云 陈旭辉
海南日报

在广阔原野里，野果纷纷成熟，犹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

海南野果江湖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晓梦

刺篱木果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子提供

“每年五六月，热带水果在海南热热闹闹争相上市。在海岛广阔原野里，许多野果也纷纷成熟，它们躲在丛林的角落里，犹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等待有缘人找到它。”

野生荔枝、野生龙眼、割舌罗（土坛树果）、刺梅（刺篱木果）、山小橘……近期，海南植物爱好者李子用手机记录下这些海南山间野果，将它们的图片配文发在朋友圈里。这些色彩斑斓的果实，唤醒了很多人的童年味蕾，将一份野趣带入生活中。

山野间的酸甜滋味

海口旧州岭下，李子的童年绕着野果生长。年近半百的他，仍清晰记得小学一年级那个充满童趣的下午：课程因故临时取消，班上7个男孩商量去摘野果。他们直奔山野“各找各的、各摘各的”，归来后将各自摘到的野果倒出来，堆放在由多张小课桌拼成的大桌子上，一起品尝。

时至今日，回忆起当年的场景，李子依然记忆犹新，“仿佛童年从未远离”。

“刺梅（刺篱木果）是我心目中最好吃的野果，果子成熟后红彤彤的，十分惹人喜爱，闻起来气味芬芳，吃起来味道甜美，美中不足的是细小的籽较多，但整个吃下去也无妨。”说起野果，李子有自己的“喜好排名”。其中，刺篱木果第一，越南悬钩子、桃金娘、刺葵、割舌罗次之。

野果的滋味，弥漫在许多人的童年生活中。海口旧州人王康传是《海南人自己的植物图鉴》一书的作者。在他的记忆里，野果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更承载着温暖亲情和回忆。

“小时候，我期待务农的母亲能快点归来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。”王康传的文字里带着暖意。当母亲踏着暮色回家，她摊开的双手里，可能藏着红艳诱人的刺篱木果或香气扑鼻的番石榴。长大后，王康传才明白，这些野果是母亲牺牲午休时间，特意为他们到野外寻来的，“她自己舍不得吃，晚上拿回家给我们吃”。一捧野果，诉说着无声母爱。

王康传小时候采摘的野果名单中，有乌墨（海南蒲桃）、割舌罗、番石榴、刺篱木果等。回忆起来，采摘野果仿佛是许多海南人童年最初的自然启蒙课，他们从中感受季节的流转、大地的慷慨，也串联起最无拘无束的童年时光。

“跟小伙伴们一起去摘野果，有时玩比吃更有趣。我们以前去摘桃金娘吃，牙齿慢慢被染成黑色，很好玩。”童年喜欢到野外摘野果的万宁市民李畅金说，“长大后，我依旧喜欢摘野果，摘的其实是美好情怀和回忆。”

『多才多艺』的海南野果

其实，说起那些年我们摘过的野果，都绕不开“能吃吗？好吃吗？怎么吃？”这样的问题。

好吃的海南野果有很多。李畅金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，除了桃金娘，她记忆里“狗肉果”味道酸甜可口，令人回味无穷，还有一种鹊肾树果，果虽不大，却别有滋味。

这种鹊肾树果形似小橡皮球，成熟时为黄色，果期很长，但结果量通常不大，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。在海南野果江湖中，还有山乌墨（黑嘴蒲桃）、乌墨（海南蒲桃）、火炭母、酸果藤、文定果等，都是许多孩子心中的“宝藏”野果。

乌墨的独特口感令许多人难以忘怀。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川腾回忆，小时候，去野外摘乌墨果前，他都会先做一些“准备工作”：将食盐置于小小的火柴盒内，然后揣进裤兜里，再带上一个有盖子的杯子或瓶子。

爬上乌墨树，他摘下果子放进瓶子中，倒点盐进去，然后再盖上盖摇一摇。“这样吃起来，味道就不一样了，类似西瓜加盐或老盐百香果的口感。”黄川腾说。

除了美妙滋味，海南野果的秘密还藏在“颜值”里——或青绿，或绯红，或橙黄，或紫黑，许多野果颜色鲜艳，犹如一颗颗小巧的宝石，点缀在葱郁山野之间。

这些鲜艳的色彩，不仅令人赏心悦目，更是大自然赋予野果的一种独特传播机制，吸引众多鸟类和其它动物前来食用，从而帮助野果更好地传播种子，扩大其种群范围。

“海南话谚语说：‘农历六月（初）六，山尼（桃金娘）黑过墨’。许多野果依靠独特的颜色吸引鸟兽啄食，以便更好地播撒种子延续族群。”黄川腾说。

长于山野之间的野果色彩缤纷、形态各异，有些还“多才多艺”：可食用，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；可制器，成为生活中的实用之物；可造园布景，点缀绿意生活。

狗肉果又称胭脂果或桂木果，成熟后，浅黄色果实垂挂枝头，果形不拘一格，透着血红色的果肉十分诱人。其木质坚实致密，经巧手斫削可制成高档家具。

桃金娘成熟时如墨点染山野，可酿成果酒。它还是山野间的“酸度计”，根系所在之处便是土壤酸性的无声告白。《海南植物志》记载，桃金娘生于丘陵坡地，在海南各地均有分布，是“酸性土”的指示植物。

岭南山竹子的树形紧凑，姿态端凝，如今已自山野移步，亭亭装点起许多城市的公园与小区。乌墨树既可为园林添绿意，又是“招鸟树”，其木材能成器为具。酸果藤果实生津止渴，别名酸甜子，恰如其分；文定果别具风味，入口如饮清冽冬瓜茶，多生长于临海村庄，令海风里也藏着几许清甜。

火炭母。

福建茶。

刺葵。

相关链接

你认识吗？这些海南野果

桃金娘

而紫，成熟时为紫黑色。形，先青而黄，黄而赤，赤小常绿灌木，浆果卵状壶别称山尼、岗稔等，矮

刺篱木果

形，果期为夏秋之际。老枝通常无刺，浆果球形或椭圆或小乔木，树干和大枝条有长刺，别称刺梅、刺子等，落叶灌木

土坛树果

圆形或近圆形，成熟时为黑色。公等，落叶乔木或灌木，核果椭别称割舌罗、割嘴果、马令

海南蒲桃

变紫黑色，果皮有光泽。圆形或倒卵形，成熟时由紫红色别称乌墨等，小乔木，果实椭

火炭母

色，可食用，味道酸酸甜甜。的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果实呈黑别称乌炭子等，是一种常见

桂木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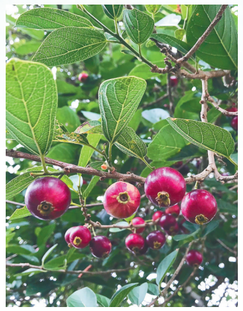
食用，口感酸甜。果实由绿转黄变成熟时可等，高大乔木，树干通直，别称胭脂果、狗肉果

构树果。

制图 陈海冰
文字整理 周晓梦

桃金娘果实。资料图

越南悬钩子。



土坛树果。

采摘技能『不完全指南』

眼下，烈日炎炎，正是不少野果登场时节。在山野间长大，许多海南孩童采摘野果的技能，在与草木的一次次亲密接触中不断精进。这不仅是力气活，还考验采摘者的“眼力”与“手感”——

“眼力”要尖：刺篱木的红果常常藏在厚实油亮的叶片背面，像颗小小的红宝石，需拨开重重遮挡才能窥见芳容；成熟的割舌罗果外表紫黑发亮，若颜色还有些青黄，便是酸涩的信号；山小橘成熟后，会从青绿蜕变成通透的粉红色，在阳光下仿佛能照见内里的脉络，此时辛香最盛。

“手感”要准：摘刺篱木果，需用指肚轻轻托住饱满的果实，然后用拇指指甲在极短的果蒂根部灵巧一掐，让果实完整脱落，汁水丝毫无损。若用力过猛掀扯，娇嫩的果肉便破了相，果汁瞬间就染上指头。

对付越南悬钩子则需“轻捻慢提”，其果实像攒在一起的小珠子，悬挂在多刺的枝条上。采摘时需小心避开尖刺，用指尖轻轻捏住果柄根部。稍一用力，熟透的果子便乖乖入掌，稍有不慎不仅会扎到手，果实也会散落一地。

至于割舌罗果，摘前宜先“捏一下”，饱满有弹性者最佳，手感过硬的则口味生涩，过软的可能内里生虫或已腐烂。这份眼到手到的功夫，只摘一次两次是练不出来的。

采摘时机的选择，也考验采摘者的经验。清晨露水重，此时如果钻进草丛，裤腿、鞋子难免会被打湿，粘上草籽。摘野果的孩子们，自有应对之策。或因上学、放牛羊等缘故，他们常在“半上午或半下午”时分出动，避开湿重，待到“日头高悬”、露水蒸腾，再钻进灌木丛中去寻觅，此时采摘的果子也往往更甜。

如果运气好，遇到“爆果”的宝藏树，那就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吧。大把大把果子摘下来，收纳智慧也多的是：衣服口袋装满了，就把帽子摘下来充当小箩筐。还有人干脆掀起衣服下摆，往腰间一提溜，一个临时的“兜袋”便制成了，再多的“战利品”也能装下。

采摘野果时还要“警觉”，钻进茂密的灌木丛前，要先用树枝“打草惊蛇”，驱赶可能潜藏其中的蛇虫，还要留心周围是否有蜂蚁盘踞。遇见汁液乳白、散发怪异气味的陌生果实，再诱人也不要触碰——这是许多人用经验换来的深刻教训。

永不褪色的山野之趣

在王康传采摘过的海南野果名单中，就有“危险果”——见血封喉的果实。“此果成熟时外表为绯红色，果肉为黄色。小时候年幼无知，不知此果有剧毒……其毒汁如果进入人的伤口，很快会导致死亡。因此，强烈建议不要食用。”王康传在《海南人自己的植物图鉴》一书中提醒。

“见血封喉属于桑科植物，树体高大、树干笔挺、叶脉清晰，果实成熟时像钨丝灯泡。”黄川腾说，见血封喉树干汁液呈白色乳汁状，具有毒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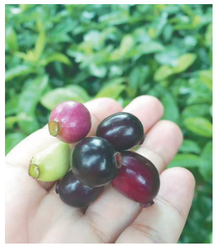
黄川腾表示，采摘野果，不仅能让孩子满足味蕾的享受，还能让孩子们亲近自然，学会观察与思考。但是，切记不可随意在路边采摘野果，如果一不小心认错了品种，野果变成“毒果”，会导致严重后果。

因此，到野外采摘野果时，有靠谱的“搭子”很重要。在李子的记忆里，父母是他靠得住的摘野果“搭子”。他回忆道，小时候吃完晚饭后，父母有时会带他到外面散步玩耍。看到路边有野果，父亲便会摘给他，并教他辨认。

后来，因为父母工作调动，李子随他们到海口市区生活，但在乡下摘野果的乐趣却一直“储存”在他的脑海中，永不能忘怀。

如今，李子已年近50岁。但是，只要有时间、有机会，尤其是到了夏季野果密集出现的季节，他都会到野外转悠寻觅，找一找野果，让草木牵引着脚步，重新发现那些如约而至的“老朋友们”。

这是一种永远不褪色的乐趣，它连接着童年的无尽欢乐，就像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，和小伙伴们游荡在山坡上，摘野果、吃野果，渐渐让满嘴满牙都染上野果汁液的颜色，然后指着对方哈哈大笑。



海南蒲桃（乌墨）。